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14

主編
虞和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教育

國立中央大學概況
國難教育面面觀
國難與文化

大象出版社



國立中央大學概況
國難教育面面觀
國難與文化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14

文教
教育

大象出版社

國立中央大學概況

印編會治自生學學大央中立國

月六年三十三

中央大學第二十九屆校慶

砥德礪材

蔣中正題

入德之門
朱子卷

國立中央大學概況

目 次

校長題詞

教育長題詞

弁言

校史

學校行政部門概況

校長辦公室

教務處
計劃組

出版組
圖書館

總務處

研究院概況

院系概況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系
哲學系 歷史學系

理學院 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地質學系

地理學系

心理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概況 目次

二

法學院 法律學系 政治學系 經濟學系 社會學系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公民訓育學系 國文學系

英語學系 史地學系

數學系 物理學系

博物學系 藝術學系

體育學系

農學院 農藝學系 園藝學系 森林學系

畜牧獸醫學系 農業經濟學系

農業化學系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建築工程學系 水利工程學系

航空工程學系

醫學院 醫科 牙科

童子軍專修科

出版刊物一覽

獎學金一覽

學藝社團一覽

學生自治會近況

編後記

附錄：國立中央大學三十三年度招生簡章

研究院招生簡章

弁言

民國二十五年重九日，吾携諸生登樓霞，日行亂山中，躋嶺崕崿，奇險倣詭。山上下雜木千章，颯颯響。其下澗肅巖清，時有山花，紓紅綰綠，色韶潤澤。幾石不知霜嚴秋老者。歸而相約賦詩。余改某生詩，有云：因思原上草，秋老色更韶，繁華不敢悔。零露不能漂；譬猶板蕩秋，艱危志益膠。况有閑濟英，恐是霍飄姚。載歌武德舞，行見八方調。其自作句云：楓林尙淺菊未殘，傲寒要與高秋戰。霜前結束自疎索，瘦裏敷腴轉葱蒨。了知物理固如此，參伍人事足徵驗。其時東禍雖急，海嘯晏安。志旦晚事發，吾族必能自拔，猶秋紅鉢霜，終不能猝其柯條也。逾年而禍作，吾族堅苦死抗，果不爲屈。即如吾校，一炸於寧，再炸於蜀，固寇所欲得而甘心者，而今竟何如？此八年中，吾校處於顚沛播遷之餘，震撼憂疑之地，以恆情揣之，或竟委頓不能自振。顧院系科部，視往益拓，東南學子，不肯禽視鳥息於異族，離鄉井，別父母親。

戚，間關萬里，奔赴上庠，其數又倍於曩，而我中樞顧覆之，輔糜之，教誨之，惟恐不及。諸生並能自力於學，時有創獲。又以身際艱危，益勉以堅貞永固之操，經世致用之學；學成而去者，或盡瘁邊疆；或奔走戰地，即從事政治教育者，幸不辱命，皆有以自効於國。然後知吾詩所謂艱危志益膠者，非漫然也！抑又聞之：文化者，國家民族所託命者也。文化之成，具數千年歷史，瘁千萬人志慮，方能表異。在平時浸潤滋長，無由自見，惟生死存亡之會，則如奇花異卉，怒發於山巔水涯之間，而各極妍盡態。今日之戰，壯士椎胸斷脰，人民茹苦含辛，但有益厲之操，而無勞瘁之怨者，世人目爲聖戰，實即文化之戰也。今自治會諸子，集本校各院系科部之施教狀況，彙刊此冊，非欲自耀其美備，亦所以見戰時上下淬礪，非暴寇所得而屈也。書成，屬爲弁言。因就所感書之。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九日——汪辟疆

國立中央大學校史

馬驥程

吾今於國立中央大學二十周年校慶日，而述校史，余西歐而思仰而歎曰：「哲棟之設，在南京城北欽天山下，近八年前，以遵

當時，前後校友，共集一堂，穆穆雍雍，號爲極盛。然則此二十九年之校史，即本文所宣述者也。

之，則由民國二十六年迄今，亦有八年之史。余今握管而述校史，果獨創而斷限乎？春秋公羊家言：「有所見之世；有所聞之世；有所傳聞之世」。今以吾校校史著之；則由孫吳齊明，斯僅聞之世也；由清迄民初，所聞之世也；由民初至今，所見之世也。顧惟兩者，則有柳徵徵先生南朝太學考，五百年前南嘉之國立大學，立張其鳴先生源遠流長之南京國籍諸文存，余可弗述。所聞者，據先生文卷闡次之，余亦可弗詳述。若是，則自民國四年南京高師成立時迄今日，或第所見之世，有所見則較親切而可信。且不倣此範例。民三十一年五月，擬本校校史編著綱要，謹定六月起印，奉本校三才七德圖書館恩紀念，因即選謂南京高師成立之年。

之始，——是年北京亦設京師大學堂，即北大前身也。——光緒三十一年，補江總督周馥故稱兩江師範。徐乃昌繼楊先生爲監督，一遷督學。然在督時學制，固皆機械師範也。其時教職員六十八人，學生六百人，附小及高小學生五百人。當年經費庫平十二萬兩有餘。今南京校本部之兩高院——舊名一字房——教習房及學生宿舍，猶其遺蹟。及李瑞清任江寧提學使，又繼徐氏爲監督，乃益盡瘁學務，數澤廣被。辛壬改物，斯使停辦。其時監督李瑞清任江寧藩司，校舍派人看管，幸得無恙。今校本部西北校園，易江易綱，此件所題曰梅菴者，蓋紀念李公者也。——梅菴於民國二十三年折毀，效爲音樂系特論指之一。惜癸丑之役，金陵盡棄，校舍蕪蕪，迄民國三四年之交，乃不得不重謀復

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遂乘時而起矣。

南京高等師範之設立，在繼任南洋江師範之復辟，在開來則爲東南大學之先聲；而今日之國立中央大學，則又繼南京高東大而擴大之者也。其在北之階級，其稱號較易，而稱謂則一也。且有卓然獨立之聲譽矣！固然與北方有歷史之大學之形成對峙，而各處獨至，固不相遠。深識之士，每有謂今日之捷徑，當求其播種學在本校，尤無以過。尋根究底，以此言之，然其遺風流傳，因二十世紀始，而後古今越其變遷，固與教學思想之變遷者，分別詳之……

其一 建置與行政

先是，民國三年，韓國鈞任江蘇巡按使，韓氏於清末官河南，即以提倡新學，有聲於湘南北，而尤重興建學校。當其巡按江蘇也，虛不重，即即兩江師範，以時局凋弊而營辦，盡焉得之。於是濟省立學校校長實兼總籌建議，呈請就兩江師範舊址，設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未奉部批示，而齊耀琳氏繼韓任巡按，復屢經周嘗望，旋奉教育部批准，並委黎元洪先生謙爲校長。而蘇人竟希濤、黃炎培、沈恩孚諸先生，竭力贊助。乃籌辦校舍，遷移駐兵。四年一月，乃聘郭秉文爲教務主任。八月招生，分設國文、選化、兩部，及國文專修科。錄取學生百二十六人。至九月十日，行開學式，而南京高師乃正式成立矣。及民國七年，江校長辭職，郭秉文代之。至八年，郭氏正式繼任。劉伯明先

生任事監。已而取消學監，設校長辦公處，劉先生爲副主任。先是，以歷年繼續擴充，自原有二部一專修科以外，又先後設有體育、十一五年四月增——工藝、十五年七月增——農業、十六年七月增——教育、十七年七月增——六專修科；學生已由百餘人，增至四百人。或欲以附屬中等小學，爲有裨師資實習者，乃於六年三月，設附屬小學。同年九月，設附屬中學。及郭氏繼任時，而南京高師已爲擴充，完備之學校矣。南京高師既日漸發展，而鄧數長乃盡從事整理內部，延聘專家，並實行選科學分制，兼招女生，學程與設置，日益完備；名爲師範，實顯然具有大學規模。及九年四月九日，高師開校務會議，決定籌備大學，並擬具計畫，由郭校長與江蘇、貴希濤、蔡元培等，正式呈部陳請。范源濂部長提出附議通過。是年十二月，乃有東南大學籌辦處之設。十年七月，鄧數長准組織大綱，邀於八月招考大學類科生。九月，部令以鄧數長東南大學發長，更於成賢街建宿舍一區，餘皆與南京高師合用。翌十二年一月，評議會教授聯席會議，決定將南京高師併東南大學，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名稱，至是取消。雖東南大學初創，仍有高師之未畢業學生，至此亦融洽無間矣。

東南大學之初立也，分爲五科三十系：一曰文哲科，凡國文、英語、西洋文學、哲學、歷史、地學、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十系屬之。二曰教育科，凡教育、體育、心理、三系屬之。三曰農科，凡農藝、園藝、畜牧、病害虫、農業化學、蠶桑

、生物、七系屬之。四曰工科，凡機械工程、電燈工程、土木工程、三系屬之。五曰商科，凡普通商業、會計、工商管理、銀行理財、國際貿易、交通運輸、保險、七系屬之。此五科者，除商科外於上海，餘皆在南京。其後工科停頓，文理分科，又略有變通。

六八，職員一四五人；全校學生人數，文理科五七八，教育科二十一，農科一五五，商科二六六，預科二一九，共計一四八三人。東大經費，根據南高九年預算：經常費三十五萬元，臨時費十

萬元。而校內建築，則以十二年建築之圖書館，——原名孟芳

圖書館齊孟方捐十五萬元——十五年建築之科學館，——美國洛

德重——最為宏壯。圖書館以胡伯午所捐書最多，益以歷年購置，現東南大學圖書目錄——洪範五經——凡中文書籍三千部，約

九萬册；西文書籍一萬冊。此東南大學實可紀者也。

東南大學自民國十年八月成立，迄民國十六年春停頓，前後廿七年。先是郭秉文氏任校長。十四年一月，郭氏辭職，教務暫由胡敬復先生為校長，稍有波動。六月，胡氏改任北京女子大學校長。七月，蔣繼喬氏繼任。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克南京，校務暫停。六月九日，國民政府頒行大學區制，任命張乃燕為大學校長。是為本校成立紀念日。張校長以大學區制，事屬草創，乃延請數青學專家二十七人為籌備員，開會議決，將東南大學、及上

海醫科大學、河海工程大學、江蘇法政大學、江蘇醫科大學、南

京工業專門學校、南京農業學校、蘇州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師範專門學校、等九校，與江蘇省立師範、合併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即現今日之大學之私見也。其既凡在東大未畢業之學生，並為入校完成學業，與東南大學初期，固無殊異。

大學編制，本仿法國現行制度。故第四中山大學時代，已由統督學術機關而兼有教育行政機關；組織龐大，百務叢脞。然以試辦之初，不無困難，故五十八年八月，亦明令停止。至大學名稱，初為第四中山大學。十七年三月，改稱江蘇大學。或以江蘇名稱，限於一省，紛紛議焉，有謂改為南京大學者，俾與北大、京大學，遙遙並峙。議未及行，而是年五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定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於是衆議翕然。第四中山大學改組之初，有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農學、工學、教育、商學、醫學、九院，凡附屬實驗學校。十七年，哲學院併入文學院為哲學系。自然科學院，改稱理學院。社會科學院，改稱法學院。於是以更號齊魯。經費每年二百三十二萬元。據十七年統計：教員四十二人；職員二二八人；學生一八七八人；旁聽生八三人。以後年份皆有增加。此不具述。十九年，鳩工建大禮堂，規制宏偉。十一月，張校長辭職，國府任命朱家驥先生為校長。二十一年五月，大禮堂落成。國民會議在此舉行；會後，即允中大各行政部分之用。二十一年，因去年九月十八日滬陽事變，舉國震懾，乃有本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十九路軍之抗日戰爭。學校蒙受影響。六月，朱校長辭職，中大波動甚劇。七月解散。中福令組招

理委員會，蔡元培吳稚暉張繼羅家倫李四光等為委員，並舉行學生甄別考試。八月，國府任命羅家倫先生為校長。教育部部長以原有在滬之商學院附設醫學院，各自分設。二十四年，復在南京增設醫學院。二十六年抗戰軍興，乃於九月將全校遷移至重慶沙坪壩；惟醫學院遷成都華西壩；附屬實驗學校，初遷屯溪，嗣遷貴陽。二十七年，奉部令改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同時為疏散計，又別在柏溪建分校。三十年教育部令督木蘭加國立第十四中學與貴陽本校附屬實驗學校，名稱互易，以便實習而免遷徙。本校自二十六年還渝以後，因抗戰伊始，經費則照六成撥發，而學生人數則激增在三倍以上。十九年以後，則以物價高漲，員生皆不能維持生活，自恢復原有經常費外，學生則分別發獎金，教職員則准公務員例，於薪給外，再發補助費，準物價指數，隨時加以調整。

名目雖多，然仍不能維持最低生活，八口之家，尤極困苦。惟諸先生皆明於大義，不肯輕離崗位，精神益加振奮。三十年七月，羅校長辭職。八月，國府任命顧孟餘先生為校長。三十二年二月，顧校長辭職。三月，國民政府任命蔣委員長兼任本校校長。於是中央大學，聲望益隆矣。

其二教學精神

本校由南京高師而東南大學而第四中山大學，乃有今日發皇尤大之最高學府，其事當非偶然。夫學校者，集體之名稱也；物質之表現也。大之為言，非人數之眾多也；非建築之輝煌也。其

惟有以精神挂此大且雋者，則自有其精神在焉。譬如人焉，學校猶體，而精神則此體之所託命而賴以生存者也。然則吾校之精神果何在乎？請因而而詳言之：——

今試究本校歷年一貫之宗旨有三：一曰，指導做人標準。二曰，尊重固有文化。三曰，切實研究科學。此三宗宗旨者，即吾校精神所寄者也。自南京高師迄於今日，校名之變更頗仍，而宗旨則未嘗改易。雖自民國八年以後，新潮澎湃，流弊無窮，而本校當局及教學負責諸人，並能卓立頽流，不為所動。惟以時勢遷移之劇，一方面重新估定西方文化之真正價值；一方面確本固有文化之特殊精神。課堂之啓迪，刊物之宣傳，罔不以「篤實踐履」四字為歸宿。校長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昭示吾人『務使學術切於人生日用，文化歸於建國基業』者，即與本校傳統精神，契合無間。自今以後，仍本斯旨，益從而光大之。此本校師生所用以自勵，亦本校師生所自信者也。

曷言乎指導做人標準也？民族精神之存養，與人生德性之鍛鍊，實為教育之始基，亦做人正確之標準也。此而不講，則非惟本校自民國四年改組南京高師以來，其時清命雖終，而政局仍趨於醜陋。在位者欲鞏固政權，於是結納士流，逞彼六欲；稍持異議者，則威嚇利誘，公開無忌。昏闇者入其彀中多矣。本校長教授，如江易園劉伯明柳翼謀王伯沆竺鈞幼秉殷山諸先生，皆早已窺見隱微，蓋認為「此風一開，中於士大夫氣節，必患

在百世。」乃發端于子，敦品勤學，篤志潛修；以莊競謙而爲私事，小失而事大也。諸先生高風亮節，超然物表，同學既鮮聞其言論，又親見其行事，無不受其感化，交互相勉。故其時他校風氣，皆以結納奔競爲職取名位之終南捷徑，惟本校仍保持其樸素恬退之學風，毅然作中流之砥柱，固然時有，事實俱在，非阿好也。及於民國十年以後，北方政局，益趨混亂，而外禦則與日俱深。我一總理有鑒於此，乃有十三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廣州之召集，北伐之議，亦決於此時。其時本校師長之洞見，授先者，又知革命之不可緩，每以製訂總理行印知之。諸學子，惟以本校向有謹厚之學風，世人鮮有注意。及十六年，國軍將抵金陵，乃有學生成律、吳兆宜、之密謀響應，而終陷舞手。迨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演講發作，全國憤慨，而本校諸先生，乃復推本原，有驚駭忍卓絕之人格教育，則不能奠定篤實之學風。無行而後知之行爲教育，則不能具有光輝之學風。此二者，相成而相用，即本校教學之獨立精神也。校友鄧劍齋先生曰：「吾校共同之精神，篤實而有光輝一語，足以盡之。」又進而釋之曰：「篤實而無光輝，其蔽也愚；有光輝而不篤實，其蔽也妄。」斯言也！其亦社會人士深知中大者所默許乎！

吾言乎尊崇固有文化也？世界上任何國家，其具有獨立精神者，即具有其固有文化。固有文化之日漸漸亡，則其國命必隨之俱盡。理至淺顯也。本校自南京高師以來，迄於今日，在此二十九年中，師生繼學發達，對於本國文化，始終採取極尊嚴之態度。其歷史之表現者，在高師東大時代，則有學衡編輯部編發刊史地學報文哲學報；在第四中山四大時代，則有藍樹文哲學叢刊及舊同儕所主辦之國風史學雜誌地理雜誌方志月刊；在遷渝後，則有學林及最近發刊中國文學諸刊物之通論專著，如《文哲學報》等。故校名雖經數易，而刊物內容，實乃一脈相承，毫無變易。即同知兼董國有文化者，其言論皆有同一之主張。自社會旁觀之批評言之，則認此同一之主張，即認此爲本校特殊精神之所寄。當其初也，人或有疑其偏崇舊有，而不肯趨新，甚有詆本校教學宗旨，與時代背離。其繼也，則以本校歷年畢業諸君，其學術皆具有本源，卓然自立，向之致疑於本校教學宗旨者，乃轉而認爲有相當價值。其終也，則又以近年青年思想，流於奇詭，而朝野上下，又曾極力提倡本位文化，見於講演，見於論著，曉音藉口，譯之諱諱，而本校向來一貫之宗旨，至此乃益爲世重。吾爲此者，非效流俗人之所爲，阿其所好，藉引重之。此皆見之事實，徵之社會人士評論，而與天下共見者也。猶憶民國八九年間，當暴蟲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國舊文化之日，本校舉衡諸學者，倒晉起興之號，謂曰，中國舊文化決不可打倒。孔子爲中國文化之中心，決不能打倒。迨其後新說演變而爲更繁複之主張，其不忽數千年之文化，豈

其論著者，又一反其所爲，乃大呼疾呼：「中國固有道德，建立本位文化，排斥浪漫思想者，實則本校諸哲學學者，早已援古證今，已於十餘年前發無餘蘊矣。及二十一年秋間，本校舊人之付就風雜誌刊印聖誕特刊，提倡尊孔。翌年而尊孔之說大行，且見於命令，崇諸祀典，與新生活運動相表裏。而本校諸先哲首倡此論者，頗皆退藏於密，不以自侈。斯非顯而易見者耶？」至本校師生，雖極力尊重本國文化，然對西方文化，並未嘗非薄，且有正撫之認識。劉伯明先生嘗謂：「人以近代之科學與德學為對西，概西方文化，實爲不很。蓋西方文化，以西歐文化與基督教義為核心。科學與德學克拉西，則皆導源，相融，猶爲希臘之一部。基督教義，乃西方文化主要要素之一。以耶穌言行爲中心，不苟與神學及教會相混。宗教基於感情及想像，亦非科學所能侵犯。」——見學衡第三期評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其言簡確而允當。余之西方文化主要要素有三：即宗教、人文、科學是也。當日本教師在，一方重尊本國文化，一方所確切認識西方文化，加以扶助，而於形而上學文哲學及美術曰藝術之人文學說，尤重人文，余觀以人爲本鄉有宗教科學之長而無流弊，提倡尤力，窮源竟委，洞中肯綮，正與中國固有文化相發。此尤足以闢悠悠者之口而奪其氣也。

曷嘗乎切質研究科學也？科學救國之論，在余自己誠爲不易之定律。在夢寐間多持將信將疑之態度，且或有偏重由科學所得之結果，——如同光初上海製造局專辟槍械造船工藝之書是一

而不深究科學家爲真理而求真理之精神。五四運動以後，世人侈談新文化，亦只限於文哲思想，雖高貴科學方法，應用於一切文學哲學。以今日觀之，究不免反目之論。是可歎也。本校自南京高師東遷以來，主事者皆能本爲真理而求真理之精神，提倡科學，故除醫之設附，課程之分野，實邁全國學校。其尤要者，則在專門人才之起報。化學如張楚玉、羅孫洛；物理如胡鵬復；氣象如竺可楨；數學如何善衡等來段子燮、牛頓如葉志胡先骕諸先生；皆先後任教本校，有賴當時。譬如諸先輩所創辦之中國科學社，於初成立於美國，當高師時代，該社發起人回國，大半數在本校任教，且將該社由美遷回，初設辦事處於本校，繼乃購地建社於本校迺東之珍珠橋，於是中國科學社與本校，形成爲密切聯絡之兩機關。猶餘某教授言：「南高是中國科學社之火本營」，雖爲一時輿利之言，然亦事實也。在光二十九年中，本校科學之突進，遠邇名校。而物理學生學氣象學之成績，尤爲優美。他如數學化學地理學心理學人種民族學工學農學等，並多貢獻。更憲民國十一年秋間，美國洛氏基金中國醫藥學院代表孟祿博士來校參觀，見本校物理系之講卓然，足冠全國。雖然九十五洛氏基金十萬元助本校建築科學系，翌年落成。此取本校切實研究科學之佐證也。植物苟有之事，最尚記述者，如科學與文學，誠然別事。植物詳實圖之，則海陸精微也。在植物兩派學者，各不相謀，而在本校歷史上，則甚少一派之師生，皆能契合無間，且得智識上之交換，而相益彰。即以本校往事徵之：文科如柳翼謀王伯沆

吳宓梅光迪溫同彤諸先生，皆與竺可楨楊鈞別光謹張準胡剛復王應何魯諸科學家，投分甚深。以近事徵之，如歐陽翥張江樹諸先生，皆詩學精深，與中國文學系諸先生，互相推崇。即如現在本校設帳之柳葉譚先生，及久已離校之胡先煦何魯二先生，詩歌書法，儼然當世宗匠，而本校文學系汪胡兩先生，仍與之前論無間。皆人所共知者也。論語云：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本校向來宗趣，旨在調和文理，溝通中外，雖時閱三十年，其流風餘韻，至今日尚不廢也。此方事為本校特色，尤願與同學共勉之。

職程生也晚，且僻處蜀右，及食寢南雍，不獲向諸先生彌衣

請益，惟本校耆宿如柳先生，固今日之尊靈光也。自三十二年夏秋來渝，即在本校文學院任文史導師，猶幸面承訓誨，啓迪彌多。而本院樓石菴汗辟疆胡小石宗白諸老師，則又與南高東大諸先生，往來最久，因得從容問南雅舊人遺聞軼事，景仰益深。又儻養年讀書蘭州中學時，在校內圖書館中，獲讀學衡國風諸雜誌，就中涉及本校已往記載尤備。密記之。今於本校二十九週年校慶，乃剝取郭治周張曉峯陳叔燕諸先生所論次與我所聞於汗先生者，刪要而為此篇。又因為時間所限，就中挂漏謬誤，誠所不免。然自信對於吾校建置沿革與其獨立學風，尚無溢量之辭。至於詳細記載，勒成鉅典，此則有待於疏確致遠之才，如蘿蔓夾深其人者。駭才如職程，曷克勝此。謹述。